

交叉与边界

——论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策略

马捷 何美慧 冯文 白宇婷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后,学科发展路径、策略等面临着新一轮调整。多元化发展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中坚守学科内核、把握学科本质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基于对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和科研项目的人员学科分布情况,以及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等的调研结果,梳理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现状与脉络,探究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边界,总结当前学科交叉态势及问题,进而提出以“固本、守界、拓域”为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 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交叉; 学科建设; 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 G35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24.01.001

引文格式: 马捷, 何美慧, 冯文, 等. 交叉与边界: 论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策略[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4, 20(1): 1-12.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更名后的发展方向、路径、策略等成为学科领域的热议话题。在学科更名之前,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与成果已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不局限于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机构等应用场景,与计算机、公共管理、新闻传播、医学等学科和实践领域产生了交叉,呈现出较强的跨学科属性。正是学科内部交叉融合、学科外部吸收渗透加速了该学科的转型升级^[1],为信息资源管理的跨学科属性奠定了基础。跨学科研究在科学系统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产生的创新潜力不容小觑。信息资源管理通过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既能发掘学科新的上升空间,又能拓展学科多元化发展道路,在专业领域层面实现创新与扩展^[2]。但是,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坚守学科核心本质与拓展学科发展外延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思索

与谨慎实践的问题。学科需紧守核心、界定边界,不能在泛化的交叉中与其他学科混淆,甚至迷失自我。

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合作情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获批项目负责人的学科分布情况、学科专业在高校院系的分布情况都可以体现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发展的态势。本文对上述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梳理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现实脉络,结合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考,厘清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交叉与边界,进而提出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策略。

1 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基础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前身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建设之路充满坎坷,学科几度面临着被合并、被替代,或是无固定从属学科、被边缘化的情况^[3],但最终在这条荆棘之路上

开辟了一条专属赛道。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的变化^[4-5]（见表1、表2）呈现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脉络。

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本身就是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早期

只是图书馆学、科技情报与档案学3个独立的专业，分属于文学、理学与历史学3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形成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等专业。由于研究对象与研究

表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方面教育部研究生专业目录变化

年 份	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	图书馆学所属学科门类	情报学所属学科门类	档案学所属学科门类
1983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	文学	理学（科技情报）	历史学
1990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学科门类：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与情报学； 二级学科：图书馆学	学科门类：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与情报学； 二级学科：科技情报	历史学
1997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图书馆学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情报学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档案学
2011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图书馆学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情报学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二级学科：档案学
2022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

表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方面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变化

年 份	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	学科门类	专 业
1987	《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与专业简介》	图书情报档案学类 （所属：社会科学门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科技档案、社会科学情报学（试办）、图书发行管理学（试办）、档案保护（试办）
		经济、管理学类	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
	《普通高等学校理科本科基本专业目录》	理科	科技情报专业（试行专业）
199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图书信息档案学类 （所属：历史学门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科技档案、图书出版发行学、信息学
		科技信息与管理类 （所属：理学门类）	科技信息
		工商管理类 （所属：经济学门类）	经济信息管理
		管理工程类 （所属：工学门类）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类 （所属：农学门类）	林业信息管理
1998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	图书档案学类 （所属：管理学门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所属：管理学门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由管理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林业信息管理专业整合而成）
		目录外专业	信息资源管理
2012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所属：管理学门类）	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

内容存在共性,相关专业逐步融合成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以及后来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也体现在微观层面知识、方法与技术的融合上,反映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综合性与学科交叉属性。

从涉及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交叉学科设置情况^[6]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形成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医学信息学、服务科学与管理、数据科学、数字经济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数字传媒等交叉学科正是由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生物医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公共管理、经济学、新闻传播学、软件工程等其他一级学科交叉形成的。来自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其跨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学科职能来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展开服务^[7],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而跨学科发展正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对复杂社会需求、发挥学科职能的必然要求。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以信息资源为核心,以管理科学为基础,实行有益于学科发展的政策、法律和经济等措施,运用数字技术,进而实现学科应用^[7],通过跨学科发展更好地发挥学科职能。

回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历程,每一小步的改变都推动了学科交叉的一大步。正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得该学科在当今大数据科技时代保留了一隅之地,实现了实质性的提升。

2 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脉络

2.1 研究设计

学科研究成果的产生离不开学科的研究人员,学科的发展落实于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因此,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包含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3个专业的代表性中文学术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档案学研究》2022—2023年发表论文的作者、2020—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获批项目负责人,以及开展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各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的高校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通过论文作者所属学科分布情况、基金项目负责人所属学科分布情况以及学科专业在高校院系分布情

况可以获取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

2.2 数据获取与处理

采用网络调查法,以中国知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官方网站、高校院系官网为数据源进行数据采集,并使用<https://app.rawgraphs.io>网站进行数据结果的可视化呈现。

(1) 学术期刊论文作者数据。以2022年6月—2023年6月为时段检索《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档案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依据论文作者所在高校院系或工作单位的网站信息,确定论文作者所在单位、所属学科及与相关作者的跨学科合作情况。其中:《中国图书馆学报》有73篇论文,共70位作者;《情报学报》有121篇论文,共114位作者;《档案学研究》有135篇论文,共125位作者。3种期刊的作者分布于信息资源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新闻传播学、中国史、考古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工、数学、电气工程等学科和专业。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数据。检索并收集2020—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获批项目474项(2020年124项,2021年178项,2022年172项),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官方网站、项目负责人所在高校院系或其工作单位官方网站收集项目负责人的信息,得知项目负责人分布于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

(3) 学科专业的高校院系分布数据。以开设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或部分专业的94所高校的官方网站为主要数据源,以高校院系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图情领域权威微信公众号为辅助数据源检索和收集数据。按照《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管理学”门类“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以及2022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下的“档案学”“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兼顾由于专业整合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实际情况,在各高校院系官网进行检索,查询到我国开设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及专业的高校共有94所,其中:独立开设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的高校共13所;未独立开设学院,依托其他学院建设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专业的高校共81所。

2.3 数据分析: 跨学科发展脉络

2.3.1 从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分布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跨学科发展

统计结果显示, 3种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中有22%来自非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中国图书馆学报》中非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第一作者占11%; 《情报学报》中非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第一作者占24%; 《档案学研究》中非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第一作者占27%。这表明了其他学科研究者进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研究的情况, 也意味着其他学科领域向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不断扩展, 以及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对其他学科具有影响和渗透作用。

为了解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的学科情况, 采用气泡图对论文第一作者所在的学科领域进行可视化呈现(见图1)。气泡图显示: 来自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作者占比最大; 其次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 经济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再次之; 还有少量作者来自新闻传播学、中国史, 乃至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考古学、数学、材料与化工、电气工程等学科。由此可见, 信息资源管理与多个学科交叉, 其中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以及法学学科在研究工具与技术方法、研究领域方面进行了深度交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服务领域更加多元化, 也体现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对多角度创新与发展的认可与包容。



图1 3种期刊论文第一作者具体学科分布

另外, 基于论文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深入揭示学科之间的科研合作。因此, 采用交互式可视化工具 Reaction Flow 绘制出《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档案学研究》3种期刊中不同学科作者的合作情况(见图2)。图2中: 黑色圆点表示作者的学科归属, 黑色圆点越大, 表明归属于该学科的作者数量越多; 连线表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合作情况, 连线

越粗, 表示两学科合作频次越多; 闭合的环形表示两个学科的论文中有两个作者互为第一作者的情况。不难看出, 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与《情报学报》近1年的单篇论文中,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作者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新闻传播学的作者合作较多, 与法学、公共管理学、工商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经济学等学科作者合作密切; 《档案学研究》还有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作者与历

史学作者双向合作的情况。综合3种期刊近1年的单篇论文作者合作情况来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作者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新闻传播学及历史学的作者合作最多,且

均为双向合作。可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浪潮下逐渐加强内部知识的分化与整合,且不断扩大与其他学科共享和交互知识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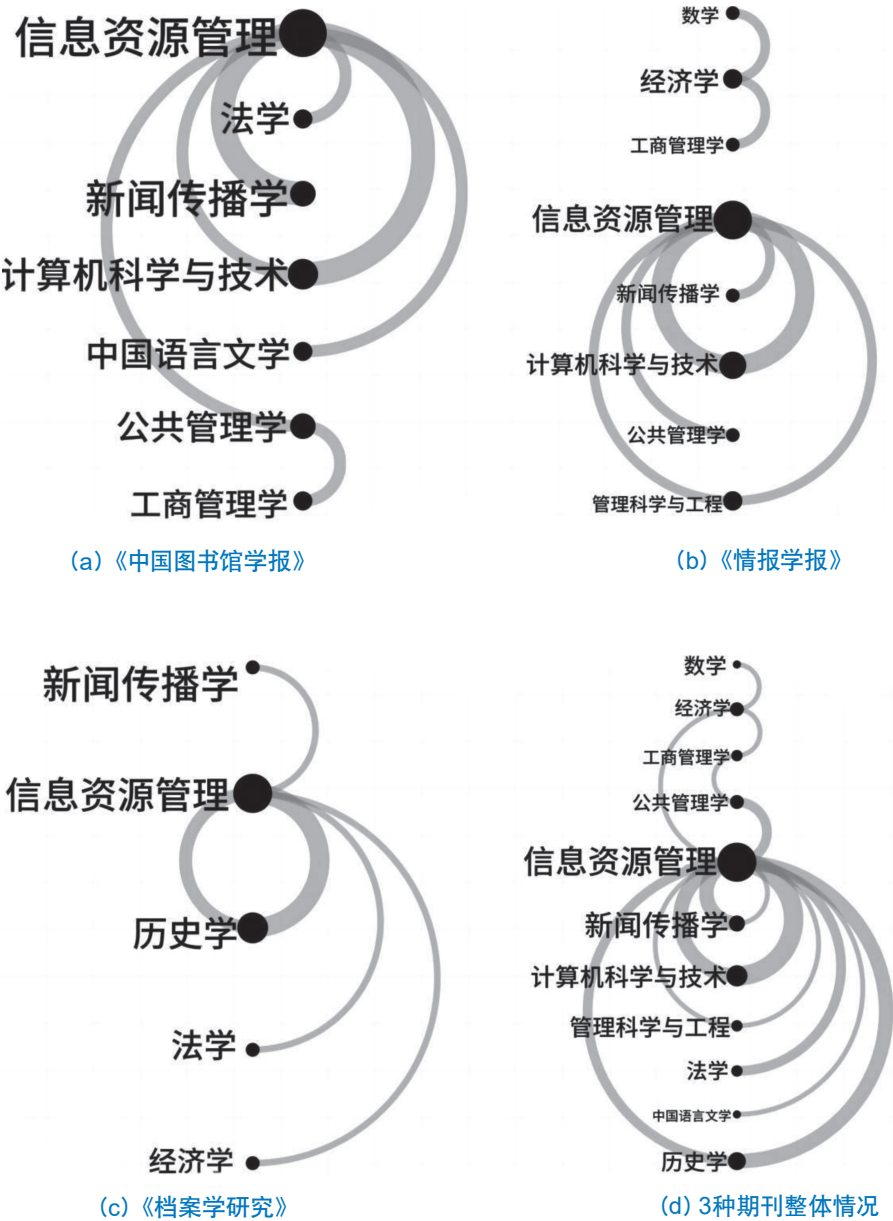


图2 3种期刊近1年单篇论文作者合作关系

2.3.2 从基金项目负责人分布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跨学科发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现了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方向,得到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高度认可,具有权威性、导向性、示范性。通过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负责人的学科分布,可

以更清晰地了解哪些学科的研究者从事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深度交叉的研究,进而获知哪些学科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有强交叉属性。统计显示,2020—2022年有132个获批项目由不属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项目负责人主持,约占总体项目数量的28%,项目负责人主要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16个)、医学(13个)、历史学(含考古;13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2个)、文学

(含语言学、新闻传播; 11个)、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6个)领域。

管理科学与工程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关系密切。1998年“科技信息”等本科专业和“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并置于“管理科学与工程”门类下。两个学科都涉及信息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工作,研究范式相近,服务领域相似。医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文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获批了较多“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表明这些学科的前沿研究已经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有了深度融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中,大量项目由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主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①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发展历程中,同管理科学与工程、历史学有较深的渊源;②部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博士生毕业后就业于其他学科,由于研究惯性,仍申请“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基金项目;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数智时代服务社会诸多领域,与相关学科有了更深入的双向知识传输与渗透,提供了跨学科协作创新研究的平台。

2.3.3 从学科专业的高校院系分布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跨学科发展

国内有94所高校建有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或者部分本硕专业,部分设立独立的院系,更多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隶属于经管、公管、历史等学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各高校院系的具体分布体现了其与相关学科交叉建设的背景、平台和现状。

设有独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且建有单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高校共有9所,其中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有博士学位授予权,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辽宁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有硕士学位授予权。设有独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且建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校共有4所,其中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同时有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南京农业大学有信息资源管理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黑龙江大学有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

剩下81所高校未独立设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专业共处一院(见表3)。15所高校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和管理科学与工程

共处一院,这离不开1998年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与信息有关的5个专业(管理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信息学与林业信息管理)统一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置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下,同时“图书档案学”下增设了自主备案专业“信息资源管理”^[8]。出于历史原因,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同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处一院的情况一直存在。13所高校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历史学共处一院,这是由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人文属性决定的,很多高校的档案学专业曾归属于历史学院(系),加之当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下的数字人文、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古籍保护等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历史学科有了新的实质性交叉研究。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学科共处一院的情况也比较普遍,相关高校数量均在10所以上,表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经管类学科具有现实的交叉融合平台,这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服务国家政府数据治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要求相吻合。

表3 非独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系)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情况

类 别	高校数量/所
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处一院	15
与“历史学”共处一院	13
与“工商管理”共处一院	12
与“公共管理”共处一院	11
与“经济学”处一院	10
与“医学、生物学”共处一院	9
与“社会学、心理学”共处一院	8
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共处一院	7
与“教育技术学”共处一院	4
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处一院	2
其他(依托高校图书馆或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建设)	14

注:由于有两个及以上专业共处一院的情况,数据总和大于81。

相比建有独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的高校,未独立开设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的高校所占比例高达87%。这一方面说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范围很广,且学科交流与研究的自由度很高,与外部学科互相吸收渗透,可多领域发展与知识共享;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前的学科体量和影响力不足,导致学科独立性不强。与其他学科共处一院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人力、资金等资源分配方面缺少独立的话语权。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社会认同感与学科自信有待提升,学科价值和应用价值需要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与评价^[9]。

2.4 数据分析结果讨论

综合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分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分布以及学科专业高校院系分布的情况,可总结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的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和技术工具数智化、研究内容范畴拓展化、新文科属性显著化。当前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密切的学科有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历史学、医学、公共管理等。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交叉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工具与技术方法不断进步与发展,计算机方法与技术呈现出数智特征,形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研究趋势。与医学、历史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正逐步调整学科服务体系,健康信息学、数字人文、数字记忆等新的专业方向的形成与发展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促进新文科发展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承担的责任,新文科建设意味着新兴信息技术与方法正融入人文社科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同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学科的交叉对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和数据治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提升学科实践应用能力,提高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与影响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包括知识的流入和流出,以上各学科不断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注入新的理论与知识,拓展实践应用空间,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不断丰富和迭代理论与实践知识体系。

当然,也不难发现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①学科融合不够深入。无论是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分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分布,还是学科的高校院系分布数据,都显示出亲缘学科集中于相近的领域,这也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亲缘学科关系密切,但同远缘学科关系薄弱^[10],导致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限制。②学科知识转化能力不足。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负责人学科分布数据,有超过1/4的项目负责人来自其他学科,这意味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内部知识、平台、团队等资源转化能力不足,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实现更有力的应用及实践创新^[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人文社科各一级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各一级学科发展的重要资源,往往一项国家级项目就能支持一个学科在关键时期顶住压力,更长远地发展下去。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虽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具有发展优势,但仍面临着体量小、认同度低

等问题。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期待更多的学科交叉创新,但更期待发展本学科理论与实践知识,并在本学科领域内争取资源支持。③学科教研创新发展空间有限。从学科专业所在高校院系的数据来看,设有独立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系)的高校仅有13所,而在15所高校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同管理科学与工程共处一院,可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依附于其他学科,受到组织管理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局限。

3 交叉的核心与边界——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策略

3.1 跨学科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固本、守界、拓域

3.1.1 交叉中把握学科核心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工具型、交叉型应用学科^[10, 12],学科的交叉融合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更先进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支持。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应始终坚守学科核心,明晰其他学科是为丰富和深化本学科知识服务的。例如,计算机学科提供了信息技术方法,可解决各种应用场景下的信息资源管理问题,进而丰富和完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技术知识体系。其他学科知识与技术都是对本学科核心知识体系的拓展,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本学科的核心问题。

为此,应利用关联学科的知识,最大限度挖掘和发挥信息资源的效用。在与外界进行知识交流时,输出本学科的理论与技术^[10],保护学科内核,保持学科本质,增强学科服务国家战略的实力,提升社会认同度,在交叉融合中走出一条属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特色路径,不在泛在的交叉中失去学科的本质和核心。

3.1.2 融合中明晰学科边界

学科交叉融合拓展了学科研究路径与学科边界,但同时也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边界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界线,圈定了不同的学科研究范畴与研究内容,也是学科研究视角的界定。学科边界的“界”代表着范围、区域,技术工具的应用没有边界,但是学科聚焦的核心问题决定了学科边界的存在,一味地延伸与拓展学科核心知识体系会带来边界泛化、学科本质淡化等

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边缘地带的交叉融合容易激发创新,多学科共同关注与探讨体现出对研究问题的重视与学科责任。但在交叉研究中,更应该明晰学科之间的边界,避免界限模糊带来学科研究内容与范畴的混淆。打破学科壁垒是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举措,明晰学科边界也是学科融合必不可少的规则^[13]。

3.1.3 变革中保持全域拓展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变革是数字浪潮中的浪花之一,本质是学科理论、方法、技术与范式的更新。那么,如何做到有选择地保持全域拓展也是当下需严肃讨论的问题。全域拓展并不是指理论知识、技术知识与应用领域全部无限融合发展。在理论知识层面,学科内核相当于学科“地基”,轻易扩域或缩疆都会撼动学科根本,如果将本学科的核心理论知识持续拓展发散,就会导致学科同化,这与交叉融合的本心相悖;在技术层面,技术能力的全域拓展对本学科的学科知识完善、学科研究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应用层面,本学科知识与技术的全领域应用是指在学科核心理论知识体系的作用下,利用新兴信息科学技术,驱动社会全域场景下的信息资源管理,支撑全域数字化决策,促进全域数字化转型,解决当前行业领域新应用场景与实践创新过程中的各类问题,追踪当下各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学术积累,进而在现有学科应用领域的基础上,提升本学科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力^[11]。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其与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医学、人文历史等学科产生紧密联系,由此衍生出数据科学、数字经济、健康信息学、数字人文等新的交叉研究领域。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当前大环境的变革中不应止步于现有融合领域,不妨在已有的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文理交叉、文工交叉,以及文科与文科之间的交叉^[11],有选择地汲取不同领域的精华,从而推动学科创新,发挥独特的学科核心竞争力。

3.2 跨学科视域下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重构策略

学科体系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分类制度,深刻影响着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14]。学科体系可以比较清晰地界定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不断在技

术与人文中寻求平衡^[15],在融合与创新中探索边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在2023年召开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11]上,专家表示,应以信息资源管理核心知识、理论、技术为骨架,打造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科群、数据管理相关学科群、公共文化相关学科群。本文以传统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架构为基础,结合目前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融合的逻辑与现状,从理论知识体系、技术知识体系和应用知识体系3个方面入手,探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的重构策略。

3.2.1 理论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认同感与学科归属感的基础^[11],针对我国国情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吸收借鉴先进思维与经验,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学科发展意味着学科理论知识的更新迭代,核心理论知识体现了学科本质属性。基于新的学科逻辑,结合上述跨学科发展原则,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体系架构应满足新的要求。

(1)对学科内部理论知识体系的新要求——交叉中守住学科核心。加强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深度钻研是守住学科核心的关键。学科核心特色理论,如知识组织、图书馆学五定律、情报有序性原理等依旧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立身之本^[16]。应遵循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规律,对这些学科内部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及归纳,构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在新的数智环境下进行拓展。

(2)对学科理论知识交叉融合的新要求——交叉中把握学科边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逐渐与技术、人文和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知识相融合,丰富原有的学科核心理论知识,在融合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大数据环境下进一步验证、更新、发展、创新^[11]。但在学科交叉融合中不应顾此失彼,应时刻牢记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本学科发展建设中主要起辅助作用,从而更有效地提升本学科知识组织水平与能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学科和领域的抽象规律^[16],只有守住学科基础,才能与其他学科更好地交叉融合。

3.2.2 技术知识体系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技

术使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产生了根本性变革^[4], 技术环境的变化为“从不可能到可能”提供了有利条件^[17]。数智时代背景下, 可以从传统方法体系与新兴方法体系两个维度推进信息资源管理方法体系的创建: 保留和发展具有图情档特色的传统方法, 同时关注新时代背景下适用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新方法体系。例如, ChatGPT是新环境下衍生出的新产品, 为学科方法体系建设提供了新可能^[11]。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本质决定了技术的关键作用, 技术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不能以技术创新为唯一目标, 否则就会导致学科内涵偏移^[3]。应始终以问题为驱动,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坚持技术创新, 为解决问题服务, 从而推动学科发展。

3.2.3 应用知识体系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应用知识体系与社会需求有密切联系, 信息资源管理的应用价值会转化为各领域机构或研究平台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从而产生基础性 & 战略性的影响^[9]。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社会各领域现实需求的交叉融合将为学科应用带来新的突破。打破已有行业限制, 逐步走向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生产的各个环节, 是学科应用的必然要求。面向当下的数智浪潮, 运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逻辑解决其他领域内有关信息资源管理的实际问题, 并持续更新学科理论和方法体系, 将其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18], 包括但不限于政务信息管理、社会管理、生产管理、学术交流等。信息资源以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等多元形态参与管理与决策的全流程也是学科应用领域的新突破,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可以在更多的社会领域发挥新的应用价值^[19]。

3.3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跨学科发展的运行机制

学科建设与管理的底层逻辑由基于学科组织制度的外在逻辑和基于学科知识生产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共同构成, 两种逻辑背后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学科发展运行机制^[20], 即学科组织运行机制与学科知识运行机制。“组织”与“知识”两机制融合, 可实现学科组织制度优化与学科知识体系创新, 提供明确的学科建设方式^[21]。

3.3.1 学科组织运行机制

学科组织运行机制可正确引领学科发展方向, 把控学科建设重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组织运行机制应依托学科知识生产的具体组织形态构建, 即学科团队、学科院系^[22]等。当前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改变意味着原有的学科组织运行机制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并需要一个能够制衡新机制的监督机制, 即学科协同组织机制、审查与反馈修正机制^[22]。上述两种机制共同作用, 可以使学科团队与学科院系建设碰撞出新的发展策略。

(1) 学科协同组织机制。学科团队是学科组织的本质内涵^[22], 学科团队建设也是学科协同组织机制的基础。学科团队的核心是学术本身, 落实到具体建设层面即为学术知识管理与师资队伍建设。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积累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丰富的师资力量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底气。学术知识管理应由专门的决策群体负责, 当本学科的知识储备规模呈上升趋势时, 该决策群体应分辨出属于本学科独有的知识, 以及与其余学科融合产生的交叉知识, 并将其按照学科层级链^[22]进行划分, 将知识有效组织起来, 从而多方面培养本学科人才。师资队伍的建设也应根据新的机制做出调整, 扩大学科教育规模, 吸纳院士等尖端人士^[7], 鼓励不同学科学者的加入, 加强学科群内学者之间的交流, 把握学科前沿及同行发展, 巩固本学科核心知识体系^[22], 并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

对于学科院系来说, 学科知识交叉融合改变了学科知识生产模式, 同时标志着教学、科研内容与模式的改革。原有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衍生的学科组织模式为“校—院—系”组织模式, 这意味着学科归属存在唯一性。不同高校有着不同的归属原则, 透过不同高校将学科安排于不同院系的情况, 可以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进而催生出新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成果。但是不同高校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流局限于高校院系内部的其他学科领域, 即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无法与不同学科进行全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23]。在当前学科模式改革的背景下, 相应的决策群体应依托学科协同组织机制对学院设置进行调整, 打破既定的学科组合, 使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流的领域不局限于早已熟悉的某些领域, 尽力促成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独立成系, 或与其余新兴关联学科共处一院, 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 进而碰撞出新的交叉学科与研究成果。

(2) 审查与反馈修正机制。该机制是在学科组织层面对学科协同机制的制约机制。与学科运行及建设相关的不仅是学科本身,还包括学科所属学院及高校,这也意味着学科重大事务的决策不应仅由学者参与。如果将学科决策全权交于学者,难免导致“学科本位主义”^[22],从而忽略学院或高校整体学科发展布局。因此,通过加设审查与反馈修正机制可确保学科本身发展符合高校及学院的整体规划,一旦两方存在矛盾或处于对立,学者和学校应积极协商与交流,对于双方的观点进行讨论、审查,获取反馈并按照双方商议的结果进行修正,对原有决策进行调整。学科治理与建设发展从不是单一决策群体自主决策的,必须经过学院和高校合理的审查与修正调整,以保证学科、学院、高校三方互相制衡、多方协同,既维护学科本身的自主决策权,又保证学校相关组织与决策群体发挥协调作用,实现学科分级共治^[22]。

学科方向确定、学科团队建设、学科资源配置、学科平台建设、学科成果评级^[22]等都以学科组织架构为基础,层层建设,最终形成学科组织模式。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趋势必然会催生新的学科组织模式,因此,在跨学科基础上,通过构建新的学科协同组织机制以及审查与反馈修正机制,既可保证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原有的理论知识在其他领域中发挥最大优势,实现多学科领域知识整合,丰富本学科的创新研究成果,探索新的学科组织创新之路,又能提高学科治理与学科决策效率,优化学科发展规划,推动学科决策科学化。

3.3.2 学科知识运行机制

学科建设遵循学科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根据学科知识系统的组成要素^[21],结合当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融合趋势,总结出两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知识运行机制:交流类机制——学科知识生产机制、跨学科知识交流机制;边界类机制——学科知识整合机制。

(1) 交流类机制。学科知识生产机制的核心逻辑为制度化的知识载体通过知识保存、更新、传播、转化与应用激发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21],该机制的重点有如下三点。①以学科知识为核心,不断加强学科知识生产能力。新的学科知识生产机制应随着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趋势更新,但学科知识是学科发展的根基,一切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生产模式的内核知识

体系都不应改变。②以学科知识流动为学科知识生产路径。知识流动是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既可巩固本学科的学科基础与内涵,又可吸纳多领域知识,保证内部知识循环更新、外部知识去粗取精。③以激发知识生产为最终目标。学科交叉融合的终极目标就是形成对本学科有益、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体系,促进新的学科成果产出。

跨学科知识交流机制应实现跨领域、跨学科、跨组织融合^[22]。单一学科知识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总是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知识交流机制正是打破学科知识生产与创新瓶颈的有效方式^[23]。跨学科知识交流机制以实现跨学科学术交流、成果交流、科研组织构建为目标,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交叉融合提供发展策略。

(2) 边界类机制。学科知识整合机制为学科交叉与融合划定了范围与边界。在遵循学科知识逻辑的基础上,从理论、技术、应用3个维度对学科知识进行整合,但需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22],圈定学科整合范围、明晰学科边界。学科知识整合机制既有助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补足在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缺陷,又能帮助其在学科间交叉地带探索新的交叉领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23]。

4 信息资源管理跨学科发展展望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探索中不断调整学科定位、学科布局、教育模式,致力于多学科协调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学科交叉发展中坚守本学科理论与技术,形成中国特色学科体系。

学科调整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学科调整意味着学科正致力于开辟一条专属赛道,学科站位逐渐提升,随之而来的挑战也愈发严峻。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新兴技术的发展为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可能,同时学科也要避免因盲目跟从新时代的脚步而忘记学科初心、混乱学科内核、摒弃学科使命;从社会需求角度看,信息资源管理作为新的管理活动,应考虑公民、社会、国家的需求,即保障公民基本信息权利、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为社会组织与机构提供决策支持、参与企业架构与管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信息安全等,从而履行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肩负的使命^[7];从科学发展角度看,信息资源管理应通过明晰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构建学术机制、组建中坚研究团队,开

展学科的研究工作^[7]。

机会一向与挑战并存。学科调整也意味着学科发展有了新的契机。学科交叉融合提高了学科在学术圈的知名度, 拓宽了学科方向。大数据管理、数字人文、机器学习等应用体现了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融合取得了一定成果。未来, 面向多维度知识与技术,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将会在不同领域崭露头角, 提升公众认知度, 增强学科影响力^[11]。

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不断在技术与人文中寻求平衡^[15], 在融合与创新中探索边界。学科调整既是应对世界发展大势挑战的方式, 又是打破思维禁锢、实现全域发展的契机。未来,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有着无限大的舞台, 在全面引进与多方输出中实现开拓性发展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 [1] 王曰芬, 李冬琼, 靳嘉林, 等. 近十年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状况及其大数据时代的研究趋向[J]. 情报资料工作, 2017 (1): 17-24.
- [2] CLAUS A M, WIESE B S. Interdisziplinäre kompetenzen: modellentwicklung und diagnostische zugänge[J].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Organisationspsychologie (GIO), 2021, 52 (2): 279-288.
- [3] 韩毅, 张杉杉.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 系统框架与发展路径[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 43-48.
- [4] 夏立新, 郭致怡. 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 9-15.
- [5] 王喜明, 杨新明. “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J]. 图书馆论坛, 2022, 42 (6): 11-19.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名单[EB/OL]. [2023-10-09].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22/202310/t20231009_1084652.html.
- [7] 赖茂生. 信息资源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 46 (11): 1-8, 36.
- [8] 马捷. 新形势下的新机遇: 关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2 (11): 12-14.
- [9] 初景利, 黄水清.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 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 (14): 3-9.
- [10] 黄颖, 虞逸飞, 陈婧涵, 等. 跨学科视角下图情档的外部学科融合与内部知识流动[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 117-130.
- [1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 2023年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纪要[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 (3): 6-12.
- [12] 赵星, 乔利利, 杨洁. 我国高教变革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的影响[J]. 图书与情报, 2019 (6): 18-24.
- [13] 陈文勇. 情报学学科边界问题探析[J]. 情报探索, 2013 (1): 22-25, 135.
- [14] 秦顺.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嬗变与发展[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 83-89.
- [15] 徐晴. 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转移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6.
- [16] 邱均平, 史尚元, 王琳.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历程回顾与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 (4): 42-55.
- [17] 马费成. 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度融合[N]. 光明日报, 2018-07-29 (6).
- [18] 曹树金, 曹茹焱. 基于研究主题和引文分析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探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3, 13 (2): 12-29.
- [19] 刘细文. 信息资源管理: 拓展学科发展新空间[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2 (11): 4-5.
- [20] 龚怡祖. 大学的梦想: 龚怡祖文集[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88, 95-104.
- [21] 闫涛, 曹明福, 刘玉靖. 面向一流的学科知识与组织系统模型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1 (1): 78-84.
- [22] 陈金圣. 学科治理的基本依据、组织基础与运行机制[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0 (3): 7-13.
- [23] 张德祥, 王晓玲. 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双一流”建设[J]. 江苏高教, 2019 (4): 1-8.

作者简介

马捷, 女,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组织、阅读推广, E-mail: m-lj-1@163.com。

何美慧,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信息资源管理。

冯文, 女, 直博生, 研究方向: 信息资源管理。

白宇婷,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信息资源管理。

Intersection and Boundary: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MA Jie HE MeiHui FENG Wen BAI YuTing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P. R.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naming of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Management to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strategy of the discipline are facing a new round of adjustment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s. Adhering to the core of disciplines and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disciplines i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re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ers in cutting-edg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research project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s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text of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explores the boundar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situation and problems. Furthermore, a strategy for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proposed, which includes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guarding boundaries,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Keywords: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ntersection of Disciplin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System

(责任编辑: 王玮)